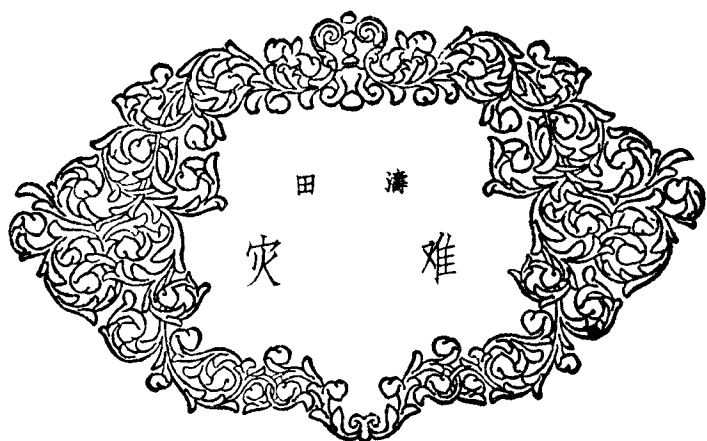


灾难

田 濤 著



6030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灾 难

田 澍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貳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036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8 字數 66,000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000 定價(6) 0.26 元

鳳金爺的眼睛，生了一層翳子，他瞧人視物，都似隔了一層薄膜，蒙眬不清，心里十分苦惱。他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話，一心怀忌着井台上一塊石头，認為是那塊石头作的祟，要想什么法子把它移出去。可是想來想去，覺得把它移走也不合适。便在一个深夜里，鳳金爺对井台上那塊石头上燒了一把香。正在他心煩意悶的日子，又赶上兵荒馬乱，家家被吓得掩門閉戶，挖牆掘洞的藏埋东西。他最担心的是大兒子銀鏞出去給人家做長工，若是被那些不講理的匪兵抓去堵炮眼，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金鎖說：

“爹，我銀鏞哥哥做活的那村子，离大道远，你別挂心。再說我哥哥做活的那家是財主，兵見了銀子不要，抓一个窮小子干什么？”

金鎖的話把鳳金爺緊蹙皺的一团心說开了，就是生了翳子的一只眼睛也亮起來。他那微有几根黃須的嘴唇抖着，兩眼痴了半晌，望着兒子金鎖說：

“兵过來了，你就藏進干草堆里去，我老了，他們不会抓我。”

金鎖是个孝子，由几次經驗，知道老爹最怕端洋槍的兵，他一看見洋槍，胆子便酥了，話都說不出來，他怎能不躲呢？金鎖說：

“你还是藏起來，他們就是捉住老的才会敲打着討銀子呀。”

鳳金爺一听这话，心里感到沉重，眼睛又發起黑來，嘴唇抖着，眼睛痴痴对金鎖發怔，受到驚懼似的兩手也抖起來。他心里立刻牽念起許多東西：豬圈里的小豬仔，新買來的犁頭，一卷八股的粗麻繩，還有放在破衣櫃里他老妻生前遺留下的几件紅綠嫁衣，……一旦被那些討厭的惡棍們發現，都要被他們搶走。想起這些，又牽起那些，直弄得他几日夜沒睡好覺。

過兵的風聲越傳越緊，據說這是南軍打北軍。到底南軍是誰的兵，北軍又是誰的兵，老百姓們誰也不知道。他們只知道北軍來了歸順北軍，南軍來了，又歸順南軍，反正歸順誰都是一樣完糧納稅，攤派軍用草料，都是中國人。誰知盛傳的風聲一來，緊接着便听到了炮聲，机关槍聲。這聲音距離鳳金爺他們村子很近，有許多難民逃下來。有人傳說，××剿了××的后路。但是這戰爭很快就結束了，炮聲槍聲也沉寂了。然而那从前綫逃下來的難民，却還不敢回去，顛沛流離，象失了巢的鳥羣一樣往遠處逃。鳳金爺他們村里的人，也很緊張，有的也收拾東西準備逃出去。這一日，村頭忽然傳來一陣銅鑼聲，家家戶戶都跑出人來听，敲打銅鑼的村役在啞着嗓喉叫着：

“府里下的令，攤料派草，照地畝分攤，咱村里還要送一輛兵車去，有願去送的，給他三十塊錢。”

“鏜、鏜鏜……”

村役走过去了，那啞嗓喉从轉弯的破街頭漸漸隱去。街頭上有個名叫老甜瓜的漢子，縱着身子說：

“鳳金爺，這是個發財的好機會，三十塊錢，抵你銀鏟一年

做長工呀，還有那大車大馬，一趕進兵營里還不是自己的嗎？”

鳳金爺听了老甜瓜的話，心房直是寒冷發抖，說：

“你看送兵車的人，有几个回來的？我可不想發這個財！”

“我去！我不怕死。”老甜瓜一雙眼睛瞪得直似銅鈴，磨拳擦掌的叫道。还用拳頭搥了一下胸脯。

老甜瓜趕着兵車上府去送草料。沒有十天工夫，便轉回來了。糧草兵車都給府里送去了，農民們仍得不到安寧。趁人們沒防備，突然就在这天黑夜里，由村外傳來一片車輪聲和馬嘶聲，燈明火閃，街头上人影亂雜，睡在炕席上的金鎖第一個被驚醒，抬起身子朝外望着。窗外一棵槐樹，枝葉遮盖了半塊天，什麼也看不到。金鎖伸着頭听了一会，听得外面的馬嘶與人聲越來越近了，便伸手推了鳳金爺一把，小聲對着鳳金爺的耳朵說：

“爹呀，外頭過兵了。”

鳳金爺由夢里一驚，醒來了，一把捏緊金鎖的大腿，嘴里咿咿唔唔不知說些什麼，吓得他象一只青蛙，匍匐在炕席上，身子都豎不直了。

金鎖從黑影里摸着火柴，嗤一聲擦燃了，點起燈盞。鳳金爺抖着四肢，從炕席上溜下來，用一只破鞋去遮燈光，生怕燈光漏出去，被外面兵士們發現。金鎖比較鎮靜，把燈盞端過牆角，放在地下，燈光被一具板櫃遮住，半間房都埋在陰影里了。

這時候，只听街路上車輪與馬嘶聲似雷鳴一般滾過，父子二人正在探听，窗子外面忽然傳來嘶聲喚叫：

“鳳金爺，鳳金爺。……”

鳳金爺听得聲音的發出似乎是在房上，口音熟習。他拉开房門去看，屋檐上有個人影子；他的眼睛蒙朧，又是黑夜，看

不出那是什麼人，那人影子又在喉：

“鳳金爺，我是青翠，快給我搬梯子來，我家裡的柵欄被兵們弄開了。”

金鎖一听是青翠的口音，飛快的從黑影里搬過梯子，靠上屋檐，雙手扶穩梯子，讓青翠從房上下來。青翠是隔壁王家的女兒，鳳金爺幾次請媒人說過，想把青翠說給他的金鎖做媳婦。無奈王家父親嫌鳳金爺家窮，將來哥弟二人一分家就更窮，再加金鎖年紀大了，王家父親借口說閨女年紀還小，以後再說吧！敷衍過去。如今青翠投奔過這裡來避亂，鳳金爺認為這件親事有了機緣，趕快問青翠道：

“誰叫你來的？”

“我娘叫我來的。”青翠的嗓子被吓得顫着：“兵把我們的柵欄弄開了，抱了干草去喂馬，又在打我們的二門哪。”

金鎖在黑影里望見青翠的面孔被亂髮遮着，一對晶亮的眼睛閃着光。

“你怎么過來的呀？”金鎖問。

青翠把遮在臉上的亂髮撩起來，喘了一口氣說：“我娘搬梯子推我上了房，我就爬過來啦。——啊呀，我的天，你們看，什麼地方起火了？”

這時候，只見遠處天空，一片火光，把附近的房屋樹木都照亮了，眼望着半空有些火星飛起，火光一會比一會大。青翠叫道：

“啊呀，是不是燒了我們的干草堆？”

這火光越來越大，把鳳金爺家的小園牆映得通紅，就象燒着了他們院子裡的干草。鳳金爺說：

“你們快點進來，有人弄我們的柵欄了。……”

青翠被吓得一下子躡進房里，不知往什么地方躲才好。金鎖赶快把破板櫃的盖子掀开，叫青翠跳進板櫃去。青翠什么也不管了，钻進板櫃，金鎖把板櫃盖子盖了，落了一把大鉄鎖。

鳳金爺家的柵欄是用荆棘棗枝編的，令人無法下手，所以那柵欄只响了一陣，便又沉寂了。街上的人馬車輪声音，逐漸稀疏。然而远处燒紅了半塊天的火，却仍在擴大着。金鎖匍匐出去，挨近柵欄，朝街上一望，外面望不見一個人影子，在火光照耀下，只望見滿路都是稀爛的馬糞和馬蹄、車輪的痕迹，連狗子也不敢吠了。他又匍匐回來，對父親說：

“爹，外頭兵過完了，我們出去看看吧，火燒了誰家？”

這時候，他們房頂上啾啾的一陣响，用席葦與泥草蓋的房頂子象要坍下來似的，听声音是尖腳女人跑來了。接着便听得女嗓喉在房頂上喊叫：

“青翠，青翠，……”

鳳金爺走出去，听得是青翠媽的声音，便仰頭對房頂子上說：

“青翠的娘，兵過完了么？”

“兵都過去了，鳳金爺，我們青翠在這里嗎？”

“在這里，青翠的娘，你屋里可去了什么东西么？”

“有二斗黑豆給他們喂了馬，我出嫁時候的一匹洋布也被他們搶走了，這些不得好死的东西，上了前綫都要吃黑棗子。^①”

從她說話的声音里，知道她怀着憤怒。她一向大胆，潑辣。听得她說話的声音，知道她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！这时

① 黑棗子：槍彈。

候，那被灯亮照明半間的房屋里，金鎖开了板櫃的鎖，板櫃盖子鳴隆响了一声，一个頭髮蓬乱的女兒跳了出來，听得屋頂上婦人的声音，她喘着气說：

“娘，我在这里，我們屋里还有兵么？”

房頂上的妇人松了一口气說：“沒有了，兵都走光了，这些不得好死的，他們都上前綫送死去了。……”

这时候，金鎖从房屋走出，赶忙从黑角落里去搬了梯子來，靠上屋檐，要請青翠的媽下來坐坐。青翠的媽順着梯子一步一步溜下來，一条男子一般健壯的身影，被鳳金爺請進房里去。鳳金爺仍不敢大声的問道：

“青翠的娘，你知道那火是燒了誰家的干草？”

青翠的娘坐在破板櫃上，兩手握在胸前，忽然伸出右手的食指，向前面一划，叫道：

“报应呀，报应呀。……搶东西的兵們受的报应呀，把他們拉的一大車的鬼子油都燒着了，听那把我的二斗黑豆喂馬的兵們吵，說是还燒了几百套軍裝，一大車箱的袋子面。这些造孽的，到前綫上怎么不送死，好好的东西自己放火燒了。……”

“是他們自己点的火么？”金鎖在旁边驚訝的叫，这时候，他才把隱藏在牆角下的灯盞端起來，放在泥牆的土龕里了。

“他們为什么自己点火燒了呀？”鳳金爺也有些奇怪的問。

“不得好死的东西，他們从我櫃子里翻出那匹白洋布。我夺都夺不回來呀。”忽然，她右手一根食指又向前一划，似乎面前划中了她憎恨的那些兵一样。“可是，看他們走的也怪驚慌的，我正在夺他們搶我的洋布，外面有人呼叫，‘快走、快走。’車馬和人都象被人追着呼嚕呼嚕逃走了。”

鳳金爺听了她这一番話，十分欽佩她的胆量，仿佛他房屋

里的恐懼氣氛也被她給驅散了。窗外原被火光照得發紅的半塊天，逐漸陰暗下去，夜色重新籠罩了一切，天上的星光又在炯炯閃耀了。

金鎖在黑夜里靠着牆，只是偷望着站在燈光下老婦人面前的青翠，她在燈光下面，仿佛更比往日美麗了，青翠的媽與鳳金爺談了一会，便帶了青翠，攀着梯子又上了房，穿過房頂走了。

翌日清晨，天色剛朦朧閃亮，那破爛的十字街頭，便傳來一些似聚在樹叢的雀子吱喳的人聲，他們都在講着這一次過兵所受的驚恐。人們正在談得入神，突然一個面色驚慌的人從野外跑回來，這些被兵亂吓怕了的人們立刻緊張了，都伸出頸子問那人：

“什么事呀？”

那人喘着氣說：“又過來了三個騎兵！快藏起來，快……”

人們似蜂群一般驚散了。

鳳金爺和金鎖父子，又把柵欄閉了，房門落了鎖，都上了房，把梯子扯上房去，伏在房頂上，向街頭街外偷偷窺望。只望見那條通往縣城去兩旁有楊柳樹的大路上，黃塵下飛跑着三匹駿馬，馬背上的人象燕兒一般彎着身子，箭似的穿進樹木蔭濃的村子。一会，街頭有馬嘶聲，他們的柵欄突然被打得喳喳响了。接着便听得有人喚：

“老鄉，給我嚮嚮馬，……”

鳳金爺父子伏在房上，不敢動，被吓得心里悸跳。金鎖偷偷順了瓦沿朝下瞄了瞄，低聲對父親說：

“老甜瓜來了，還有老甜瓜的娘，都在外頭看呢。”

接着便听得老甜瓜在喚：“鳳金爺呀，出來給老总們嚮馬

吧，他們都是心眼好的，不擾害人。……”

鳳金爺和金鎖把梯子放下來，下了房，開了柵欄，瞧見一個系斜皮帶的胖軍人，臉上浮滿笑容，看樣子似乎對人多么親善似的，這使得善良的人們都對他起了好感。牽起了馬韁在街頭溜來溜去，金鎖也牽起一匹騾着。老甜瓜的母親，佝僂着駝背，仰起臉在對這軍人訴苦，她說前面過去了多少亂兵，把她喂的一頭小豬和几只母雞都吃了，還有她女兒的嫁粧衣服，一對銀耳環，一根鍍金簪子，都被他們拿走了。她噴着白沫，滔滔不絕的訴着苦，她料定這軍人便是人民的救星了。

人群中在私聲議論，這軍人是個官兒，你看他帶的兩個持盒子炮的護兵，便知道軍官一定不小。這時候，街頭忽然又傳來一陣驚慌的腳步聲，都叫着大隊過來了。那軍官和藹的揮着手說：

“我們是從府里下來的，你們都別怕。他們若吃你們一個生蘿卜，不給你們錢，就來告我。”

一會，一陣腳步聲與馬蹄聲，由街頭傳來，塵土飛揚，只听得無數的馬嘶，穿着灰色衣服的兵們排得象籬笆似的，走進村來，他們沒停下，一直穿過村子，走去了。村子里受的損失不太大。人們都在議論着這隊伍還不太壞。可是接着就从府里傳下一道命令，限定三天，攤派黃米六千斤，干草九千斤，還有黑豆馬料，布匹現款。村里人們這才認清楚：他們也不是好東西。

鳳金爺因受到這一陣兵亂的驚吓，眼睛里的翳子，更加大了，眼瞳受到蒙閉，蒙得他的頭腦感到有些暈沉。這是在春末夏初，青黃不接的季候，窮苦的小農戶們，好東西給軍老爺們搶光了，好糧食給軍老爺們吃光了，自家却吃些干菜葉，葫蘿卜英，雜糧等，來度過青黃不接的日期。

驚慌的日子一過去，鳳金爺便又注意到日常生活瑣事。他看看自己的小豬，又看看谷囤里的余糧，計算着春荒日子還很長，便喚金鎖把挂在槐樹枝上吹干的一串串蘿卜片摘下來，還有那挂在樹上吹風的白菜、葫蘿卜英。……

二

鳳金爺家這口甜水井，開鑿在房牆角下，旁邊有一棵暴開皮的棗樹，這棗樹身雖說大半都枯了，但棗樹枝桠每年照样發芽生葉，開花結棗，結出的棗子又肥又大。井台上放着一架轆轤，轆轤頭上蛇一般纏着水繩。這半頭街的人家都是到這口井上來汲水，每日清晨，鳳金爺家的柵欄一開，井台上的轆轤便吱扭吱扭的叫了。牽牛飲水、燒飯洗衣用水，一日到晚，不斷有人來打水。井邊這株棗樹，變成了汲水人們拴牛馬的木樁。

一間堆積柴草的茅草棚，停放着一輛二輪大車，這輛大車破爛得車幫的板子都脫了。一匹驢和老甜瓜合股買的，兩家輪用，他們都舍不得喂料，驢子瘦得只剩一張皮，幾乎走不動路了。因此鳳金爺幾次與金鎖談起自家買匹驢子的事，然而每次皆因經濟困難，無法措挪這筆買驢的款子，那獨自使驢的想頭終成泡影了。想到給兒子娶媳婦，實在是鳳金爺心頭上日夜不忘的事。家里沒有婦女，不但無人洗衣燒飯，收拾一些瑣事雜物，便是縫縫補補也要出去求那背朝天的老甜瓜的媽去。他雖也有個女兒，但早出嫁了。想到這些，鳳金爺便有些懷恨老甜瓜那駝背的母親了，青翠的媽托老甜瓜的母親過來說媒，便有七分成親希望，為什麼這伢子不出這分力呀！

“金鎖，老甜瓜的娘過來打過水么？”鳳金爺問金鎖。

“沒來過，好幾天都是老甜瓜過來提呢。”金鎖說。

“她說過來談話，怎麼幾天都沒來呢？”

金鎖說：“我到她家去牽驢子，聽見她睡在炕上哼喲。”

“病了麼？”

“傷了風吧，睡着發汗哩。”

鳳金爺嘆了一口氣，兩眼望着地下出神。金鎖把一匹瘦驢喂飽草料，便牽去套上破車，往地里運着那從豬圈里起上的一堆草糞。那業已長起青苗的瘠地里，土地餓肥，每年必得上兩次草糞。氣候一下子熱起來了，金鎖穿一件泥褲、一件無袖筒的汗夾，一鏟一鏟把草糞送上車去。鳳金爺勤勞慣了的一條身子閑不住，心里牽念着金鎖的婚事暫時丟開去，也提了一把鏟子過來幫忙，草糞把車子裝得不能再裝了，金鎖便揮動了小皮鞭，抽打着瘦驢的脊背，車輪一陣轆轤响，趕出村外去了。

村郊大路兩旁，密排着兩列楊柳，一片望不見邊際的平原！送過來一陣輕風，把楊柳樹吹得嗦嗦直叫。金鎖用小皮鞭趕驢子，一直把驢車趕進他們埋有祖墳的一塊井地去。地里禾苗抽出一尺來高，禾葉迎風飄動。金鎖望見禾地下的瘠土都干了。他抬頭望望天空，競賽一般向上飛起的雲團在飄動着，金鎖心里很高興，他吆喝住驢子，用鉄鏟由車箱里剗着草糞，朝干瘠的土地下播散。一面播糞，一面唱起了土戲。一會，抬頭又望望天邊的雲團，那雲團更加了濃度，扯起一條條電閃，隆隆的雷聲也傳來了。

“天老爺，下雨呀。”附近一塊旱地里，有個頭上纏了一條布的漢子叫着。他手里持了一柄大鋤，身子一聳一聳的在鋤草。

金鎖又望望天，許多雲團朝這裡扑展過來，太陽很快被遮

住了，那黑云下面挂着一片乳白色的雨幕。暗云很快的把天鋪滿了，到处都扯起了火網，接着是一片轟隆聲。雨幕已把遠處的村落彌漫了，遠近的人們背了農具朝村子里跑。金鎖趕快把草糞撒開，坐上車前盤，舉起皮鞭，用力抽瘦驢的背，把可憐的瘦驢抽得縱起四蹄直跳，還沒躡進家門，空中早已落下傾盆大雨了。地下都是水，被那大顆的雨點打得起着水泡，車輪的溝里匯成了水流，朝低處流着。

金鎖在雨里被淋得似只水鷄子一般，用力抽打瘦驢，只恨它走得太慢，誰知剛一趕進柵門，老驢的前蹄一滑，一下便摔倒在地下，前身與頭頸都仆在泥水里。金鎖被氣得雙眼冒火，跳下車來一手勒繮繩，一手持皮鞭抽打老驢的屁股，口里罵着不中用的東西。瘦驢的皮毛被雨水淋得濕淋淋的，四肢在泥濘里滑了半天，好容易站起了身子，走不過兩步，又是一滑，這一次說什麼也爬不起來了。

鳳金爺坐在草棚里，聽見了皮鞭聲，模糊的眼睛却望不清楚金鎖與驢車在什麼地方，望見的只是一片水氣雨霧，等他听聲音近了，漸漸知道瘦驢滑在地下，便急得跑上去，幫助金鎖把驢卸下車，還沒來得及把驢牽進草棚去，便在雨中拍着金鎖的肩背說：

“金鎖，金鎖，你的媳婦說好啦。”

金鎖听得爹爹的話，一陣高興，把剛才對驢子的一股怒氣完全打消了，忘記了一條身子還在冷雨里，趕快伸過頭去問父親：

“是不是青翠呀？”

鳳金爺拍着那可憐的滿身是泥濘的老驢的屁股說：

“快点把驢牽進草棚子去再給你說吧。”

瘦驢被牽進草棚時，四肢抖着，被拴在木槽上，草料都不吃，只是呆了兩只眼睛喘氣。它腹部濕淋淋的皮毛，一塊塊在抖跳，象剛從泥水塘里撈救起來一般可憐。金鎖望着父親那抖動的嘴唇，又問：

“是不是老甜瓜的娘說的？”

鳳金爺這時候也忘了驢子，一面用手掌抹着自己有雨水的臉，一面說：

“你問的全不錯呀，老甜瓜的娘傷了風，老甜瓜把我喊過去，說他娘約我去說話兒，我過去了，那佝僂背子說青翠的爹娘都願意了，都願意把青翠嫁給你，只是有個條件，就是他們打不起首飾，娶的時候，姑娘的首飾要我們這邊打。還有衣裙，皮箱，……這些，這些姑娘家都不管，一起都要我們買。……”

金鎖聽得父親說是老甜瓜的娘已把青翠給他說妥了，至于下面那些打首飾買皮箱的事做到做不到，他想都不想了，只以為青翠的爹娘開口答應了，便似天上掉下來的一個喜訊，今后的籌劃再說。他喂驢子一篩子碎草，便與父親進屋里去。

一陣暴雨過去，隨着來了一陣大風，把房頂與樹梢吹得嗚嗚吼叫。雷聲不停的隆隆响着。鳳金爺由窗孔朝外望望，空中的云似行馬一般飛跑，房瓦上的雨水滴落下來，打得下面的水起着水泡。雨小了，有些潮濕的氣息從窗眼里透進來，使他感到陰涼。院子里積了許多水，流不出去。鳳金爺拖了一雙破泥鞋，提了小鋤鏟子，把牆下一個被雜草爛沫阻塞住的水眼通開，又對天上的行云打量一下，說：

“這一場雨可下透了。金鎖呀，你出來看看，老天爺還在行云呢，今兒夜里說不定還要下雨。……”

金鎖把淋濕的汗衣與泥褲子都換過了，赤着兩只腳，踏着

凉森森的泥土走出來，睜圓兩只有几根紅絲的大眼睛朝天空打量。雨后的空气使他感到清新。一陣風來，槐樹枝叶上密密的被搖落下一陣雨点子，打得地下辘辘的响。金鎖說：

“這一場雨可救了我們的命，地里苗子可保过秀穗子了。”

鳳金爺听了，那多皺折的紫枯臉露出了欢喜的表情。心里想着，許多的事都在今年的收成才得解决，金鎖娶媳妇，独股買一匹驢子耕地，再加他們一年中穿衣吃飯，全都要依靠天呵！想着，他忽感到眼前一道金光把陰暗半空照得一亮，鳴隆一声，一个霹靂把他驚了一跳。天上跟着便又落下了暴雨，鳳金爺与金鎖飛一般跳進房屋去。

晚上，鳳金爺父子睡在炕席上，盖着那鉄板板的破棉絮，蒙眬睡去，屋檐瓦片上的雨水滴滴瀝瀝响到天亮。第二天破曉时分，屋頂上吹过一陣風，把天空上的烏云吹散了。雨後的人們特別感到忙碌的，便是要把地畦里的泥土鋤松，把新生的小草斬淨，那地畦里的苗子才能長得肥苗。這一陣忙碌日子，使得鳳金与金鎖父子二人連說話的机会都减少了。

雨後的天空时常飛飄过几片幽閑的游云，太陽也时时被它們遮住，于是這布滿碧綠禾苗的沃野也就時明時暗。禾苗經過一場時雨的澆淋，日日在變換着它們的新生姿態，几日后，已飛快的抽長了二尺余高，那肥苗的綠叶遍地迎風飄抖，發出吃吃的响声。鳳金爺头上包着汗巾，每日都与它們見面，望見了这禾苗，心里十分愉快，一切希望都將由这禾苗的茂壯而放起光明了。

鳳金爺的女兒鍍二姐从婆家來了，抱了一个大包袱，后面跟來她兒子。這是她每年照例回來替父兄們縫衣裁补拆洗的季候。她那寬大的額頭，一看便知道是金鎖的姐姐，面貌与神

态皆与金鎖相同。她一走过破街头，第一个人就碰见了那驼背的老甜瓜的娘，她手里端了一瓜瓢的炒糠。正在喂着她临街的破猪圈里的小猪，看见鍍二姐，便赶快过来打招呼。并且說：

“你爹他們都上地去了，門子鎖着的，先到我屋里去說會子話兒吧。”

鍍二姐把抱在怀里的一个大包袱放在地下，解开來从里面拿出两个白面饅饅，塞進老甜瓜娘的怀里說：

“老大娘，你尝尝我婆子蒸的饅饅吧，她手藝不好，面發過了火，有些酸呢。”

老甜瓜的媽接过两个白面饅，臉子笑得滿是皺紋。進了老甜瓜家的屋，那佝僂背的老甜瓜的媽先把两个白面饅藏進櫃子里，才与鍍二姐說話兒。鍍二姐的兒子來到一个生疏的地方，直溜溜站在門框旁边，呆起兩只眼睛东望西看。老甜瓜的娘第一句話就提金鎖的媳妇已由她說妥当了。鍍二姐聞得这件喜訊，由心底里發出高兴，露出了兩顆鋒銳的大犬牙，額盖隆起兩根青筋跳着，松了一口气，說：

“我爹屋里真是需要一个媳妇縫縫洗洗的呢，有了媳妇也让我少跑几趟呀。”

老甜瓜的娘，坐上炕席去，揩了一下鼻涕，似乎沒听見鍍二姐的說話，口里尽在誇示她做媒的功績，伸出一只手來向半空一划說：

“小鎖能娶上这么一个模样兒生得俊，又灵巧，又会做針綫的媳妇，真是福气呀。論年紀，小鎖子也是快三十的人啦，那王家的姑娘青翠，不过才十八；論光景，你們爺家地畝房產和王家差不多呀。小鎖子能娶到这么一个媳妇，真是福气，福气呀。……”